阪谷素評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六

口 12
2142
6 上

日和田
2142
6

第五卷末進至文公十四年、而此卷復退自僖公三十年起、叙次可疑、姑依舊。

評註東萊博議卷之六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晉侯秦伯圍鄭（僖公三十年）

左晉侯秦伯圍鄭、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晉侯曰、不可、云云、亦去之。

自異者而言之、則萬人萬情、自同者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施者致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而爲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爲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吾度越常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爲報者之事、其恩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己之

而言之、則萬人無二情、是宜深思也、

反覆曲折、節節提明、人情看破徹底、

萬流赴一壑、

歡、不竭入之忠、亦不竭已之忠、人與已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又僕僕然爲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爲之、矯者怠、激者衰、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讐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爲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疎、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揆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爲阨爲瘠爲僵爲殍、吕郤之難使無秦穆、則爲灰爲燼爲煙爲埃、始拔之於阨瘠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襲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一身之間、自晃及烏、皆秦穆所致也、有丘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報、在秦穆既爲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爲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之、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殽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成之、吾謂是

納亡公子、用亡大夫、其傑出者、又厚待之、春秋間自然風習、而方今歐洲各國亦然、且互納國事犯人、以爲公法、吾邦封建之際、亦自有其風、是蓋古今情勢之所同也

此篇假秦穆、示學

者、以人情之常不可有加、故立論如此、其實秦穆假風習以博譽望、晉文假風習以逞權略、交際如親、而所圖在私利、其恩其怨、與君子久敬之意遠矣、然當以英雄權變論之而已、

律、而每歲常新、是博議筆法也、

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諫、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使

花開花落、每歲一

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狗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挾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成、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噫、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爲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爲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爲怨、尤可責也、以恩爲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露之濡根莖苗節無不沾、雨之降丘陵原隰無不被

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植一木、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爲己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爲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僖公三十二年　○秦師過周北門　僖公三十二年　秦使孟明爲政　文公元年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文公二年　秦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晉秦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強援附弱國、棄

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晉人敗秦師于殽、獲三帥、既歸之、秦伯不罪、復使孟明爲政、文二年、孟明視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怵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績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已萌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成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乃所以賠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以上、取秦鄭以證起句、秦穆以下、又取秦晉以證起句、起二句血脉震蕩、如雙龍爭玉、

秦穆五句、承上起下、

人生所以生育者、利也、知善利民者、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師也、前則

爲堯舜、則知利之私者爲害利之大者、

恐人分其利、後則欲已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患、備則知晉之患、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一轉雖容迂餘垂教亦深、

秦穆懲殽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竟刷大恥、夫子身心家國安全之道、唯一曰善、入善之道、唯一曰悔、歐洲刑法、欲廢死、要在使之可悔、而教法之重、懲悔意亦最在乎此、但釋氏悔後作用、竟歸寂滅、故不可、

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議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又入於書、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郤之敗、齊有鞫之敗、楚有鄢陵之敗、其餘敗軍者、未易槩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

左齊國莊子來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詛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僖公三十三年）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昭公三年）

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昭公五年）

能答郊勞（昭公七年）

學之（昭公十五年）

禮、

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同言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問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

孟僖子

昭公如晉自郊勞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大叔之對簡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稱之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禮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講學不倦將死使其二子師事仲尼子大叔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橫流非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云云

女叔齊子大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大叔之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大叔尚識其爲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爲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粗然也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升降揚讓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塗掃灑應對與存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折禮與儀爲兩物者也禮

滾桶掃帚遺失全象此是論理分析陷爲支離者呂公為學者之意厚矣抑吞棗漫漶口稱至理精義而事失進步實用亦漢學之弊習余於此篇不謂不然又不肯謂然也

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言隨言而足曷嘗聞指一物而爲禮又指一物而爲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亡此臧文仲之論所以不數數然爲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爲禮之極而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大叔不得已而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

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大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大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時也、孔子不攻異端、而孟子則攻之、豈樂異於孔子哉、亦迫于時耳、世俗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害始出、因女叔齊子大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顧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願、如孟子之攻、顧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願、如女叔齊子大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昭公知郊勞擯相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孟獻子不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孟獻子不知郊勞贈賄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

行之存乎人、論之亦當以其人、株守膠柱、豈得其實之道哉、
攻字義異集注、

舉孔孟証文仲、點裝華麗、

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爲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耶、苟尚知臧文仲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大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左晉狼瞫爲戎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處、曰、吾與女爲難、瞫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就數條間、忽獨翻伯石冷喝、便一顧呼二叔、妙、

狼瞫死秦師　文公二年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善於衆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衆譽之外、是文毀爲譽、君子之本心變譽爲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瞫之死、左氏之所譽也、自左氏既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人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

焉晉師從之大敗
秦師君子謂狼瞫
怒不作亂而以從
師可謂君子矣
先軫亦死於狄魏
叔子曰瞫非元帥
故其死賢於軫其
言當矣
入題後若揚若抑
展拓頓折以歸吾
故曰之句然後發
然瞫烈士也之一
段呂公蓋示學者
以行文運轉之道
然而敷衍冗長之
弊亦不可不防也

執其隱發其匿隧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耶瞫爲我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瞫不怒於上而死於敵以不損其名譽爲主志我元亀天正間勇士概如狼瞫名譽二字實品行大堤防其難唯在過不及之間
王元美曰將責狼瞫先許其烈

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也嗚呼是誠瞫過也同於爲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先軫黜狼瞫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而死秦師觀賈季之狼則知狼瞫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

論語之無慍而視狼瞫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瞫則可嘉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則瞫在所毀不忍耶瞫爲我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瞫不怒於上而死於敵以不損其名譽爲主志我元亀天正間勇士概如狼瞫名譽二字實品行大堤防其難唯在過不及之間
王元美曰將責狼瞫先許其烈

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恃逆因人而逐君者牧秩而伐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孰肯如瞫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瞫死敵以愧人則爲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且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盡獎其死敵之功而憐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揚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然瞫烈士也同犯上之氣

韓文送文暢序曰、夫文暢浮屠也、然瞻之一句、自此來、可謂能發遺響、

黃之寀曰、文字舒徐容與、而意新奇、

哀公十一年、郊之戰、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止字自大學指來、異撰發揮、

高揭聖語、向心頭著、又瞻亦辟易焉、然以此爲口實、不顧名譽、則必陷爲無恥之徒、不可不思耳、

頓筆有聲、掀髯風概可想、

而爲狗國之勇、雖未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待常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以待常人也、拊摩戲狎、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爲侮閣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爲疎苟、以待常人之恕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瞻之義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瞻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耳、有之用矛、爲讐齊、顏回之後至不爲懼、匡、子思之守國、不爲厚衛、曾子之避寇、不爲義、止其所止而已矣、狼瞻前日爲右、死敵不爲畏越、皆止其所止也、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外爲人之所歎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當瞻赴敵之時、忿懟怨恨、交衝競起、舍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爲汙渠、於我何損、我實丘垤、人以我爲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自觀吾之所以爲吾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瞻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文公四年

左秦伯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譬喻之妙、使人怡然心解、東坡先生亦避三舍、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爲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也、而席外之人爲之懼、狂之既定、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既定、追思方痛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眩瞀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爲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天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如商臣之弒父、有如蔡般之弒父、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

莊公十九年 僖公二十四年 文公元年 襄公三十一年

一篇精神、注懼字、

先揭弒逆、續以滅國、言有次序、所以明滅國之爲大禍、

孫月峯曰、典雅似國語、

所謂枝辭、而如此則不爲枝辭、可知文字能使意震蕩、則長短皆可、不然、則漫然布辭、短亦不足取也、

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溉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爲強暴之所陵滅、係其君、俘其臣、墟其宮、遷其社、尸其木、堙其井、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悶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爲懼、赴告之車未及而金石之樂已遙、簡册之墨未乾而流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

是易乾之九四、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意、末一轉推進向飛龍在天之地位、然非秦穆輩所及、特以表學者之目的、

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戒惕然悟、避朝飯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慎省乎、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蓋自敬一悔之後、虛氣俱盡、正心徐照、回視前日之所謗者、今皆可慚、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衆人熟寢之時、目眩於衆人交賀之際、此避朝飯食之事、秦之羣臣以爲過、而穆公猶以爲不足也、穆公信能照此懼心而著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固可以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隨會能賤而有恥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遽篠、能俯而不能仰、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不可賤者、遽篠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廣、而不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勞苦、而不足於節廣、證雖不同、同於爲疾而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既行、猶介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睨而不

以年次、則此篇不宜在此、姑從舊、

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郤成子曰、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

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杜詩、純朴憶大庭、舊唐書武承嗣傳、尊盧大庭云云、皆古代君主之稱、與驩連氏、赫胥氏相列者、列仙傳、有浮丘公、神仙傳、有洪崖先生、郭璞詩、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

聽視鞭扑箠楚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遠閔曠、夢寐於大庭尊盧之上、周旋於浮邱洪厓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攘叢劇之場、投之於迫急顛頓之地、則靡然駭怵然懼、雖輿臺皂隷、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薪侮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爲今日之卑、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籧篨之所有、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郤成子能賤而有恥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也、負於途販於肆、耕於野、泯泯棼棼、所謂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之能賤、宜鐘鼎而安簞瓢、是以謂之能賤、既甘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者之卑汚、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爲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凛然於冒没爭奪之中、清徹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屹湧溢、挺拔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

此篇所以有作、在治世疾讀者宜注眼於末段、

反覆形容、文彩可喜、亦似隨會、

中庸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者是、隨武子所以無赫赫

之功而為第一流
蹴

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有以也哉抑嘗深味郤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禁門訏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彼豈不知為可恥者正以能貴而不能賤也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責隨至冕服衮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一聞其語猶心悸而神泣況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欝欝坐受天下之譙責耶故郤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論終之

甯嬴從陽處父

文公五年

主意却在此一轉
後漢馬援字文淵
評公孫述曰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又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後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左晉陽處父聘于

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茅鹿門曰起語雋永有味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究也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

音調、過似東坡、

勇而陵之、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見之、於塗遽棄其妻子、躡屩擔簦、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深考甯嬴之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溢於聲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衆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然形於外、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文、曰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尚、其旨同矣、友是而剛以自張、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將焉救、怙氣者名殃、清言者實乏、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言、

左成公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惡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左邾文公卜遷于

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爲春華、曾不能歛之爲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爲腹不爲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以不喜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甯嬴捨處父於數舍之遥、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是甯嬴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拾處父之華、於顛頓既落之日、使伯宗居甯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嬴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　文公十三年

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魏禧曰、邾文之言、達識明論、千古可師、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逭、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囂滔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闢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同於是俯取禍福之說、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明帝不避反支而隆漢、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汝謂必以我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享、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囂滔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隳、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囂滔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也、苟捨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囂滔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幸于一勝、危矣哉、善夫、左武王以往日出師、漢明帝蠲反支日不受章奏之制、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以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呂才刊定、才為之敘、敘中舉辰日不可哭泣、党爾對弔客之俗習、駁之、

此篇、以首數行為頭、以下至危矣哉、

駁亟心者是一脚善夫以下至末明左氏之論是一脚分明一頭兩脚格

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瞽史以爲不利文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弔喪者在閭此固瞽史得以藉口而闕其說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蓋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爲吾說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爲吾說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算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焉乃若壽夭死生之正命罔滛妖祥之邪說判爲二途邈不相涉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爲此說之驗不驗哉當文公之既死指以爲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

卓見高識分析明快能自得于數行間則秦鏡在吾胸間萬怪不能遁隱

事固不可不驗而先明理以與事相照明事以益知理之所存所謂知命者如此耳

死指以爲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違卜而從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鼓一世者不過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爲論也

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文公十四年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爲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隙有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風

有司以維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商人弒舍

吠小孔風聲見莊子則陽篇

韓退之徐偃王碑藩扳級夷庭木禿缺

方今新聞紙上窃盜殺傷擬自見處

如吠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閒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抑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隄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爲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扳級夷莫適爲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有是心是其爲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騁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家嗣而子舍無威邦本既搖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驟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昭公耶果生於商人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

生古來豪傑惑色亦皆自見上來呂公引喻常自人情說來故妙然是就防賊而立言耳至學者自修之道則曰非禮勿視

生姦與防姦是篇

驟一字爲鍼案商人亦噤口不能辨

首自治名似而實非之分別、東坡所謂聖人不持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意亦如此、蓋自治字宜分內治外治而看、

我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鑿憂水則可、以隄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未有已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己之生女而反尤姦之攻已、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有元惡大憝發釁端於無釁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爲一體、萬物盈于天地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爲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爲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君主專權、其責重大如此、如此而欲常有賢主勝此任、亦無理之事、不若君民分權之公而安也、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文公十四年

左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商般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父成王、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父景公、古今來人主亦孰不欲知人、特因適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周公弟）而疑其弟、相雖有莽、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而古今之邊閫未嘗無將、苟持心不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

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故其心焦然無寧、反自招衰亂、然則如何、曰、公、公如之何、曰、定國憲、取衆議、是萬世不朽之公、萬世不朽之安寧、

與人日新、即是公、即是安寧、

呂公本意、論人主懲一時誤用人、而猜疑畏怯、更為小人之所欺、其心有感於其時、非為楚莊二子也、

推下取喻、是呂公妙處、

莊王立子孔蕃榮將襲群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代舒蓼、二子作亂、

子儀鬬克也、

案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克燮之變、外有庸蓼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此理亦不可不知、障猶難之、況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

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且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爲仇怨、如鬬克公子燮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況於罷投放竄殛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蠱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機、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爲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讐乎、推而下之、則嘗笞之僕不可荷囊橐嘗叱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礎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閱大博碩、震耀彝鼎者、代不乏人、盍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況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

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歸爲度有餘而明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鉤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疎、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賈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毋厭昏爾欲巧毋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文公十四年

抑愚者痴人、漠然不揣摩臆度者是則不足論也、

左魯子叔姬妃齊

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卒、公子商人弒舍立、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卻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爲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五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邱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者也、吾請以經爲律、以傳爲案、以同時之人爲左驗、平

齊人殺單伯歸子叔姬文公五年

季文子如晉文公五年

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吾請云云、厭然史乘上大審院、
歐陽修曰、事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捨衆人而從君子、捨君子而從聖人、又曰學者舉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呂公意亦如此、

文中前後所引皆閻素讀本春秋、檢出容易、故不注、

口吻自歐陽春秋論來、更覺嶢絕、

及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牒、其氏族爵位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鞫而知其爲誣、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以爲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未辨其爲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氏而指單伯爲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爲周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幾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爲周、以此爲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爲伯者、猶舉內大夫以明之、暈挾桑溺豹、揣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姜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誰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政使如公穀之說、以單伯爲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爲一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而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貶遙齊之罪乎、貶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爲孔子、何以爲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

以下二辨、更補上文雄隽文氣豐贍、又自歐拔來、

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王姬、如伐宋、如會鄄、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單伯、甫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滕也、杞侯而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員寃、更百世而莫雪、後之人又以爲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冒之日矣、推是心以涖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

自起首提來、双関闔闢、道勁透鉄、

左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待天下云云、王元

齕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賚没身之恨乎、肆於整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雖至奥至邈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跡為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

美曰兩語已是左氏罪案、

桓公二年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夫子自信又不輕人如此、

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況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爲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華耦来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爲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衒然曲皐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魯人以爲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爲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閎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閎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千百等然履魯地毀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爲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恥與同類也夫

證以夫子左氏汗決背不啻也文章引證宜如此也、

以下二答發明餘意同前篇、

同生日本而互相輕者可以深省、

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誤也、雖然、衆不可概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通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爲聖爲賢、未覺者爲庸爲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暇、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自我而推及彼、四海亦兄弟、豈可夜郎自大而輕人乎哉、

左穆伯公孫敖之從己氏也、生二子於莒、穆伯卒、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二子皆死于魯、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鷁今貂、俯視其服、昔縕今貉、飢視其食、昔簞今鬲、渴視其飲、昔瓢今

卮、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可使倨、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卑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不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聞于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昧二子

立為天子、為國君、則伯叔父及兄皆為之臣、豈當時侯國卿大夫之家無位於朝者、皆臣之而魯三家之僭、雖獻子亦不悟其非也、抑此事非一王都縣之世、則未易論也、

展布垂戒深矣、

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從而載之、亦总二子之為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总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亦從而总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下、雖牧圉皁隸甚懿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詔、其廢总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其廢总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廢总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

汩陳在洪範言乱其陳列也、

淺近之義反失之不注意豈獨讀書而已哉、

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

畫基布派別羅列胸次皆坐聲利而汩陳之可不深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没至於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寵利蕩為太虛不可控搏焉有氣燄之能移人哉然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尚有不悟二子之為叔父獻子之為兄子者況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齊人侵我西鄙　文公十五年

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贄劑聲牙撐拒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鋟鐫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

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甲墨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史記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案論固正大矣然自事實上觀之後世取守判然其何以救之

特爲此事發哉邈乎不相及而其喻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于簡冊之內而不敢騁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强辨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爲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爲兩事吾是以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襲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藉而葉薰古無是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爭欲敗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去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

所謂故有績近在左傳

似過反覆然前半篇意在觀法不如是文勢不足承首段

自人情上着筆故常言切而意明

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隊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寖遠、論寖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爲六籍語者、尚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竊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正緣此義手戕二昆、臨朝而無愧色、第負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肱篋探囊而揖遜

又自人情描出文子語氣、所謂聽道路之言之意、

一結嶷然、揭法律原理、抑建成元吉得時、則煬帝再出、唐亦必為隋、而如太宗則固不可、然

則奈之何、曰處之、唯有君民同權而已、君民同權、必無此爭、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叛人率百濮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冦亦能往、不如伐庸、夫襄與百

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爲盜者棄其所攫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文公十六年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于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于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縄而鞭箠之、雖輿台隷人莫不氣吞貙舌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羣蠻而叛

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渫使盧戎黎侵庸庸人因子揚窗三宿而逸師叔謀騶之七遇皆北庸人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子越子貝分伐庸秦人巴人羣蠻從楚遂滅庸

（莊子人間世注撰附）之正如蚊宷僕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徒都仰視庸濮岌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輿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封疆輿賦之盛不能使之强也及蕩賈之言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盧以往振廩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用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滅庸四境如掃一鳴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蕩賈未謀也則楚以強爲弱蕩賈既謀也則楚以弱爲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餱糧飽糧飾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盧戎黎之兵有子揚窗之謀有師叔之謀有

前極口贊揚假或問一抑更論發其義文格雄傑內有無數萬貫而不用外不啻沮弄異參勃方且殺之是南宋之勢也其機唯在朝廷明決呂公感慨可知已又案此篇論萬貫或為李綱而發末數句則公平生之策

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專蕩賈之功蚿曰至難同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同則風驅雷動雲飛川決雖僥倖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會故同大勢歸爲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有邳彤（諫光武）以決河北之留則弁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弁異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蕩賈之一言退自竄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嵚崟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言於庭抉楚國頹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皆有

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辨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釐、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文公十七年）

左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注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中略）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井有餘潤、囿者不爲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爲之增索、天下之理、惟寧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畀焉而朝夕貢、輅焉而趨走、奠焉而安居、皆其門、觀其關、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答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爲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中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求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而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甚、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不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

德則其鹿也、鉏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周極、將恐敵賊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朝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晉人屈服、

呂公議論、不自心上、則自情上、斷之

以道、乎以文有味
不能得之子無已
之求君不能得之臣況俱虓爲諸
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
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貢
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爲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
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
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
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
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爲得失哉以
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
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爲畏楚入
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爲慢晉抑不知爲晉楚謀者

一轉冷然鏡花水
月、

左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職騶秉二人謀弒懿公歸舍爵而行注飲酒訖乃去言無可畏也我負人云云魏武帝語、

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府晏然靖謐虓爲無事以晉楚之

邴歜閽職弒齊懿公　文公十八年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悠讋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爲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褚以示盜者也決足於雄虺之喙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

東晉王敦及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

知谷洪光大爲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爲不可學、至其下者、艴然以爲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閻職之妻、刖邴歜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爲公族、而弒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鷙暴、懇然無情、推已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不料其果於復讐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已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軀而同情也、商人之待歜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攷傳之所載、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竊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僞聲虛譽、營邱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

劉宋太子劭弑其父文帝、

此吾之吾、結尾吾特之吾、相對、文自為兩截、

商人商臣、皆不及王莽隋煬、抑亦其

於無可論中、摘出新意、受題作文、此術最不可缺、

懇貸入切、莊子田子方篇、懇然以非人注、不動貌、

亞歟、

左文公二妃敬羸生宣公、敬羸蚤發、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爲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　止　立宣公　文公十八年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奕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胆壯形麤、志強勢弱、子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翦荊棘於萌芽之始、殲虎兕於蠕動之初、雖深謀猶必鉤考而披抉之、況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爲備、意者惠伯沈浮婾阿、無狗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狗國之志者、誣也、有狗國之形、是逆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磬魚、如解絪鷹、靡容晷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爲、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

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爲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此時、齊侯爲惠公元、善避其爭懿公商人之禍、讓之然亦不能討其凶逆、則畢竟庸主、故以援姻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改計、蓋棄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爲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爲也、墮救惠之名、而取党姦之謗、齊又不爲也、惠伯倘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爲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几上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朝侮而僑如夕走惠伯誠能厚結齊懽、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菑之擅未及、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爲、乃殞身阜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爲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爲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此時、齊侯爲惠公元、善避其爭懿公商人之禍、讓之然亦不能討其凶逆、則畢竟庸主、故以新立受襄仲之請、視其出、如鷄豚任人宰割、是亦一惠伯也已、

僑如見成公十六年傳、

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陛甚高、扃鐍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

辭采奕奕射人、

龜玉之毀、論語季氏篇、

一筆點睛、

左呂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

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李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苟僕之事、借其名閥、其術、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苟僕殺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爲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爲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感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苟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箠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議、尚能欺千百載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卜城費舞、佾設

窈寶玉云云、
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
衆仲郎曰、古今姦臣竊權、莫不奉此爲妙術、伯恭胷中筆下、固凜凜自具一春秋矣、

唐姚崇與張說惡畏後禍、遺命請碑文、速建、說悔不及、檀弓下篇、顏柳曰、天子諸侯設撥、三臣者設撥、竊礼之

不中者也、注、撥紼也、歐陽修石曼卿墓表、曼卿笑曰、此得吾麤也、

文辭欺人者、李斯王安石等、代不乏其人、而史克為之首、

鷹鸇互擊、史克粉撥之類、狠縱之跡、若泥中之鬬獸、蓋得文子之麤者也、吾詳攷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實宣公、宣公負篡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顏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捭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弒、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公十八年　宣公三年

以曹師伐宋、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釁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於虞、以盈之材而亡於晉、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

左文公十六年、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攻出武氏之族、故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襄公十四年、晉范鞅奔秦、語曰、鸞鷟

法虐已甚猶可以免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擬没矣而黶之惡實章禍將於是乎在二十三年晉殺盈初代那波翁之抑制好戰而盛說自主自由之佛民至今思之弗措萬國同情可知已

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況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爲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國勢震盪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鈇焉鉞焉則怨析焉榻焉則怨畔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没之後鈇鉞弊析榻朽畔游囿臺之怨前日之怨宵然空墮於渺茫漫不見蹤跡氷泮則水生塵盡則鑑澈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究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弒之際彷徨四顧無非讐敵塗窮勢極自赴阬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而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皆鸞鳳也向之堇葛皆參术也向之礎質皆几席也向之讐敵皆姻婭也遷善之

故也哉此亦一君萬悽愴之感人情自然不可已者寫來楚楚動人

武帝輪臺之詔消前非而續漢運德宗奉天之詔泣三軍而復唐祚甚矣哉悔之能成大功也而南宋有可與

之勢、而無此悔、呂公之憤慨、亦宜矣、

門、飜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晉不競於楚　宣公元年

「左」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皇戌、使告晉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下龍逢比干之徒持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視其君爲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其君爲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衆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鄰、皆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強、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耶、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弒君之罪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小利、遷延退却、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爲而甘受貪惏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還、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爲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自解以逃巽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爲而不取賂耶、後嘗事靈公矣、何爲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己、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名、

揚之、呼以抑之、一頓喚下節妙、

反詰銳利斷鐵、抑林父亦方今所謂利己主義者、蓋曰、吾主死不遠、不取亦諸侯背叛寧取

而利吾國

法吏舞文巧詆林父亦不能辨解

況字大揚而字忽轉陷之穽中死活在手引喻罵殺以不意二字深蕩筆態如舞

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爲謀亦容矣嗚呼莊蹻爲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蹻莊蹻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爲盜而歸莊蹻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蹻也靈公爲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爲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況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爲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鼂鼂昏出鴟鴞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爲此態也或曰君搖亦搖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安知林父之不爲此耶

一君云云讀至此不覺大欷千百年歷史上免此諂者其諸幾許一喻道切每出不厭

左鄭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

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爲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岡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分爲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　宣二年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蓋宇嵬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已也然

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禹宇嵬瑣荀子非十二子篇、欺惑愚衆、禹宇嵬瑣、注、禹與譎同、宇、大也、嵬、狂險之行、瑣、姦細之行、

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時而生、一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一人皆知其非、然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根而茅、自茅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裹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況國人皆知咎公、必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戈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祖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之說不必異、昌歜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豆於俎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

以狂狡為學襄公、恐附會屬痴、襄公其學誰而然也、是蓋假題不得其宜者、

文意得一聆而琅通、甚矣哉譬喻之不可以已也、

僖公三十年、注、昌歜、昌蒲菹也、韓愈

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異端邪說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禽獮草芟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獨惻舉楊墨一二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爲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殲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

送無本詩、無殊嗜昌歜、孟子、曾皙嗜羊棗、

人心皆正、則何患邪說、邪說與人心之不正、競起爭出、呂公談何容易、所恃則人心之別是非者畢竟不滅、而物理亦漸明而已、

左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叔牂、羊斟也、合、猶答也、

偏攻之也、一日既升羣陰皆伏、一雨既洽羣槁皆濡、脩脩而燭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爲天也蓋勞

鄭伐宋因華元宣公二年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疑、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爲向背哉、華元殺羊食

魏禧曰、觀華元之羊羹趙盾之簞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以壺飡免死、而顧榮陰鯉皆以分炙獲免於難、忽微賤而不恤、幾寔驕蹇自棄者可不鑒哉、

王元美曰、立意温厚、吐辭侃侃、

揣元意中、責斟忿戾姿態横生、如望巒嶂於雲中、

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爲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爲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爲吾御幾年矣、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以壺飡免死、而顧榮陰鯉皆以分炙獲免於難、忽微賤而不恤、幾寔驕蹇自棄者可不鑒哉、

王元美曰、立意温厚、吐辭侃侃、

揣元意中、責斟忿戾姿態横生、如望巒嶂於雲中、

左執鞭右奉繮、旦則偕出、暮則偕入、險阻寒暑、升降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與、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爲人、樂易慈祥之氣温然可掬、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謔、亦逡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爲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曰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怨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以英雄待豪傑之術、施之非其人、是元荼落之失、然逃歸不罪、以鎮人心、則又高矣、

孫月峰曰、掉轉最靈、

華元蓋俊敏疎脱之人、故能有功、又能有敗、

晉趙盾侵鄭、楚莊伐鄭曰、能欲

晉趙盾侵鄭　宣公二年○楚滅若敖氏　宣公四年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

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四年、椒將攻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遂滅若敖氏

劍楯戈戟云云、茅鹿門曰、妙喻、使人惕然知戒、有用之文也、

黃之寀曰、順逆是一篇主意、故步步轉顧、

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慾、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扼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停筋於大爵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鬬椒汰侈於楚、帥兵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盾真畏己者、憑恃其強肆爲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爲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嚚頑狠戾、闔室之人皆畏避之、出而詈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鬬、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楚人素畏之爾、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何爲遽下之哉、趙盾卷袂改轅、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身日腯而死、日近椒趾方顱圓齺而爲人、乃坐受仇敵之豢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刃亦愚矣、向順境易乘、逆境易挫、唯乘焉、故常陷於理不當然而然之中、唯挫焉、故亦常退於理不當然而然之中、男兒此際忍耐勇決、然後可能有爲、

使椒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遠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呼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呼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梧櫄得之以養其柯條、荊棘得之以養其芠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櫄之材而稔荊棘之毒歟、成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儆懼而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焦澹園曰、文氣渾融、不愧儒者、

鼓舞作興、琤然玉鳴、

晉靈公不君（中略）趙盾士季將諫、（宣公二年）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者、謂之衆人、黍離之嘆、雖輿台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荊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爲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爭臣爲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爲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讐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爲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爲悔過、以塞其口、是示之以弱者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三進及溜、而後覩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云云、猶不改、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

歛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彌明、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靈輒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遂亡、

以上一意、以下列一意、而為盾謀者云云、一節、為其樞紐、文上下分兩意者、皆如此、

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麑之賊、明有嗾獒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肝之內念念舉兵、搏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讐敵遇己、尚譊譊進說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悉、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讐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讐敵耳、若鉏麑與盾風馬牛不相及、操戈而來、是乃真讐敵也、其入門同隊之際、豈復有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蠹念、寧斃其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芟、誠敬之動人也如是、讐敵之真者猶可孚格、況素歸君臣暫為讐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

鉏麑扑直可動、如靈公之虐、雖孔子必不能動、定哀季子既如彼、況靈公乎、大臣當此時、不能為伊霍、則有去而已、呂公此論、姑就其常而說大臣

之德可如此且示誡敬感格之理耳、

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視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馳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敷秋槁、者衆木之性也、光明正大之氣象、喬松巨柏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昳、混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弑靈公　宣公二年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經曰、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經曰、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傳曰、夏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党、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已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為顏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跖蹻而增錙銖之惡、尚持衡不定、軒輕靡常、則何以為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為仲尼之言曰、為法受惡、吾竊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法受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盾果無惡、豈容其辭受之地哉、今言為法受惡、是盾本無弑君之惡、作史者為法而強加之、盾亦為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聖人果許秉

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歐陽修既有名篇、不可及則固矣、然此篇亦歐論外自有發明、不可發也已、

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爲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弒君、特爲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斯言既出、而趙盾之事始爲後世所疑矣、盾之弒君、本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弒君、是弒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爲盾役耳、使穿專弒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家、何有於一亾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弒爲盾而不爲己、明矣、盾聞君弒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爲己用、而陰報之也、卒爲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爲主推、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既爲盾弒君、盾雖欲辭弒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爲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爲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尼氏、遂以爲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沿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弒、附之於爲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梃、有酖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戕刼屠剝、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

補歐論所不及、口吻嶙絶、與歐逼似、

歐據經、直斷其大體、此更酌量審決、盡其情實、

楚商臣弒成王、文公元年蔡世子般弒景公、襄公三十八年、

此亦即歐論申明其理

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弒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弒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爲法受惡也、左氏託爲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又有甚紕漏者、益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謂凶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爲與謀之證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既定、從容近關、出侯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弒逆之名矣、是爲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聖人語耶、

晉成公爲公族宣公二年

左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刳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既事牧野、首及商政、還成湯太甲武丁之彝典於一日間、向者滔虐之法、悉爰斂鋤本拔源、蹇嘗深毒遺害以詒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

帝伐秦、雖曰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發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没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刑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阼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稱明君身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況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

此篇前論理後說題截然兩開後世云云四句分明蝶銖

擾閼層層精采動人

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道路者正坐驪姬之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邊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吾之斬祛者乎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人今日之以盡惇叙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爲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發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

舉陶謨惇叙九族秦商鞅開阡陌廢井田之法漢武帝時盛權鹽鐵實自負元九年鹽鐵使張滂奏稅茶茶稅自此始五代梁時劉守光僭竊幽地周德威攻取契丹乘

間據營平遂至石敬瑭割與幽燕十六州、

左楚子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中略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其弊、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公蓋有所感）復何所齟齬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爲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宣公三年）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壓之、未曏王孫滿獨善爲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郤、文昭武穆、鐘簴不移、澤水雖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提綱引滿不發）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鼎大變也、國幾亾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強楚之凶燄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跳梁畿甸者、正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爲常而真以三寸舌爲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嬉、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兔之釁、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倘遇禍變、庶幾儆懼改前之爲、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器、蠻夷跋扈、乃敢睥睨蕩搖、欲以腥膻污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祗畏懷覆亾之

丘瓊山曰、初讀疑迂疑酷、似覺不近人情、然徐繹之則真儒治國規模、已悠然言外矣、

南宋則狃寇難、而恃王倫輩之欺詐、呂公感慨可知、王聖俞曰、曲盡周家弱景、

驪兔犬戎改幽王舉火驪山、諸侯不至、薦王流于彘、大雅板蕩二篇皆刺其亂、改玉改步

字出定公五年傳、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禮記玉藻所載君大夫士之坐式及佩玉俱有別、是也、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汪伯玉曰、豈獨周室如此、列國皆然、喪世形狀如畫是呂公當時所目見意、

九九八十一一鼎用九萬人見戰國策周策、

魏禧曰、王孫滿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顯折之固是

甲兵、問其撫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耗、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敗右紿、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爲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劑而獲瘳、乃憑藉餘劑、酣縱跌蕩、以自投死地、是愈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鄰楚之功、不足償其忘周之罪、

辭令一道、案呂公論駁、蓋亦有感於當時不務實力、徒以辭姑息一時而發耳、

左楚人獻黿於鄭

鄭公子宋與子家將見靈公、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鄭公子宋公子家弒靈公　宣公四年

之亂　宣公十年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效乎、一息之差、一啜之誤、是其爲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瘵爲痞爲厥爲癖乎、熱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躁爲渴爲疽爲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吾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十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子公宋也、子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歸生也、

文言傳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余又聞之佛國法律學士、凡犯罪之生、有四層、第一發意、第二決心、第三謀備、第四施行、此篇三變之說、又即實事而推之、三說參考、善惡之機、所以可慎、微惕厲者、明矣、魏禧曰、歸生陽與之盟、使子公定其書、就盟所誅之、以其書見於君、而自請專殺之罪、其可

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稍失其正、以邪傳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千態萬狀、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儆恐懼、閑邪存誠、不敢毫釐失正、畏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爲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之罰、其爲愆也微矣、然此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慍怒、深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傲狠、將以爲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弒逆、爲歸生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弒靈公、此其心之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吾不特爲往者懼、竊爲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念、必有所止而不能逞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與爲謔、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

矣、
子家以君與畜比為等級、其人可知、所以致子公之謀、且此大惡也、一發口則疑怪橫生、聽者義形於色之所能止哉、然三人三收、文則可、
在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智識高、則智識所不能達、乃以猜忌待之、故豪傑多猜忌、猜忌有大弊、苟讀書議論者、不可不熟思也、

食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罪薄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弒、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人之尤耶、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宣公四年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爲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族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若敖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爲生地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

王元美曰、心聲不可掩二語、大得觀人之法、

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幸之心間之則心聲呼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爲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其故矣、楚子之治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

唐荊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他篇之深文苛辭特誅小人于漏網也、

茅鹿門曰、到此方點睛、構法最辣、最老、

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爲子文後與不爲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左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十五年晉侯將伐赤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

赤狄伐晉圍懷（宣公十六年）○晉敗赤狄滅潞（宣公十五年）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譬兇兕者、必非信明踶蹄者、必非廐入（漢宣帝外戚）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宋末袁粲劉秉）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呼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鄧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

正意、
起首反擊發主意、
固其常法、承之而
林父伯宗、分別審
理、然後令斷其罪、
其聞君子云云、使
法家引律文者、文
理明快、尤為初學
之玉條、

心字自起徹結、如
索之貫錢
一結、使讀者怡然
展眉、

左鄭公子曼滿與

（中略）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云云、

停膝書古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停厥賓王云云、

王元美曰兩着嗚呼是誠何心感慨嘆息中揭出聖賢

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圖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邠卜岐、雖聖賢亦有所屈、信林父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鄧舒之事、伯宗奮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葛停朡、雖聖賢亦有所誅伐、伯宗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邪、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何耶、弘之春秋、人之所以善道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井陘（後主）秣陵（吳隱之）泉貪交廣果然爲之累者、井耶、泉耶、人耶、

鄭公子曼滿欲爲卿　宣公六年

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閱一歲、鄭人殺之、

起一節、分別內外、以包括全篇萬物皆備於我二句、是一篇基本、

內闇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萬物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歉然以其家為不足、而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家不為物所蔀、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貨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闇耳、內闇日深、外求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

易說數衍、用程傳法、比之國語說經法、更切實明快、

齊宣梁惠有萬乘之國、而如聞然無一物者、皆為此也、何得說國攘、

心猿意馬之狀、形容逼真、

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內安得不虛乎、將見如腹之枵、如壁之立、如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闚其戶、闃其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覿也、亦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藏也、外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蒙蔀塞、不見其胸中之天、而已矣、有能發其蔀而還其胸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闚其戶、闃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胸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岳、齊深與

一身如此、況國乎、

豈論其小大、

嗚呼一轉、咏歎喻人、棊親切、室雖蔀二句、尤可味、

江海將顧乃聞之而一無所覩、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騖浮競以汨其真、已有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嗚呼、室雖蔀未嘗隳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斂豐屋之心、反其明於內、則徹其蔀而見前日之室矣、闚其户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闇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爻之凶、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爻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覿之語、以爲曼滿將死之

千古亾國之禍、皆做曼滿、可發深省、題唯至未一點、作法變化、

左宣公九年、鄭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下所列皆論中摘出、而非論所主、所主者、在孫叔敖故略舉之曰、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變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曰、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宣公九年）○楚子伐鄭（宣公一年）　楚盟辰陵、鄭徼事晉（宣公一年）　楚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宣公二年）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宣公三年）　晉示鄭以整（宣公四年）　晉賞荀林父（宣公十五年）　伯宣公十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棼之勝、鄭激楚也、頴北之逐（宣十年）、晉侵鄭也、辰陵之盟（宣十一年）、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宣十二年）、討其罪也、哭陣（同上）之譁、紓其死也、皇門（同上）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中壘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云云

此篇列舉數事而一筆撇開表揭主眼論之亦文中一格

尹而出於斃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之謀果是猶不可長況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多矣黜俘振旅凱奏震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遠者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先穀復也中行弱也會知彼也首知己也厥分惡也書察姦也原屏党而錡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敖前之覆備有先也築軍汰而作宮遷也荀之宥德掩眚也羨之滅過作非也蒐之整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瓜衍導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固稱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飫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掇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卒有邲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一斃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令不出於令

端而已、抑南宋時、將相相忌爭私意而忘其君者比比皆是、呂公所以致意焉歟、深繹云云、及嗚呼云云、皆可玩味、

楚子之逐趙旃、叔敖巫畫先入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胸中、獨吾君之是狗、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爲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目視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於欒函、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虜、不可過責、流匕之未集也、姦宄之未珍也、搶攘之未定也、爲人上者、懍懍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冰、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宇内清晏、悠誰息而謳歌升爲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雞、又覆其巢、既將其葉、又斧其幹、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戎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甘泉之烽、嫚書之侮、尺牘之倨、腥羶陵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爲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户之羣、解辮束袵、猶或難之、況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焉、丐其壤焉、制其條焉、

左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平城、漢高祖時、嫚書、呂高后時、甘泉尺牘、文帝時、引弓、匈奴傳、兒能騎羊引弓、左右當户、同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改、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都尉當

戶且渠之屬、渭橋受謁、漢宣帝甘露三年

悍則奉馴則責、凡庸情狀、痛快摘出、呂公蓋實見而言、

宋代所謂戎虜、其方略規模、已出中

奪(漢卽)其璽焉、虜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中國處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爲戎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寧爲人所奉乎、寧爲人所責乎、戎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稱兵窺塞爲大利、奉琛入貢爲不祥哉、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恣衆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胄、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

國之上、而尚戎虜郤之、欲加抑制處置轉倒、無怪乎其遂取亡滅也、

我人也、彼亦人也、尤彼而倣彼、我先爲戎虜、一結警策、餘勢震千秋、

左楚子爲陳夏氏

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耶、郤成子獨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於攢函以會衆狄、屈己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懽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衆狄必謂吾附晉屬耳、一之日已召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召我而翦剃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戎虜之性、陵之則懾、此歟曰、陵之則懾、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勇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宣公十一年

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校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捭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而答人者百從而一非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諫哉入見不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嘻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說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鐘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乃諸侯而以貪婦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胡安國曰為楚莊宜何如瀰微舒之宮封濁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後夫其褒幾乎

勝敵則置酒忘備、鞠而得其罪則喜而忘哀、其事雖異、為輕躁小量則一

後来留侯最善得此方、然主非莊王與高帝、則必百諫百不聽、未易揜論也、

後世之士以下、反對畎寫、暢首段之意、以示戒、

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蹶躍鼓舞、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米鹽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譸譸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慄、大喜不搖、閎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呼養不堅為事、呼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喘汗、顛倒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同、則不

小器者情狀寫来逼真、使人發一笑、然諫而獲聽、是人臣絶大喜事、不可不深戒也、

左冬、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歸申叔展請捷、明日蕭潰、

勝其喜墮玉失烏、君言方一而奬之者已百、君之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公十二年

以物為惠惠之麤、以城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繭純綿之温至於士心內離、則雖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惠豈在物而守豈在城耶、世儒習聞此説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

書經周書泰誓牧誓皆武王伐紂時之書其武成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又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云云自首至尾惠守双行而下不差一步然使讀者不甚覺其板蓋以筆力之矯健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婁敬則曰周公營成周都

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籍獎勉政無煩泰牧二誓矣而爵之五土之三財之散粟之發胡爲汲汲繼之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捄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飢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紿之乎蕭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夕之期

雖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可謂偏矣

惠守兩對貫以中而君子云云復說與前節比較可以見變化

更就德宗一人證惠守之力亦見變化

唐德宗時李希烈圍襄城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軍士冒雨甚寒冀得厚者城以為有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強如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爲輕物爲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爲輕城爲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默而遣之士竟爲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默之意固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

賜及猶師、惟糲食菜羹、衆怒踊而覆之曰、閻嬖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遂作亂、無形有形、兩立不偏、真通儒之見、翻跌世儒、高揭孔門法、真是仙鶴一聲、衆禽皆鎖口、

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搞軍少糧、遽致涇原之變、食糲尚耳、況無祷乎、當其豐則有餘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祷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難渾城韓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相泣之際、非前築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左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宣公十四年）

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歸父奔齊王聖命曰起用莊語妙甚

獨爲晏氏之所讒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成公）

居北（仲鍾儀）而音南爲之吟（史記陳軫傳莊舄）

楚而聲越是固情之不可解

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啟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呱而育焉髫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爲而詵詵於人哉曰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

篇變化可見、

三處引喻、前喻悠揚、中喻跌宕、後喻激切、層層一層、映發殊妙、

鍾伯敬曰、詞華之樂、看得與聲色咬遊一樣、何等高眼、

莊子、鴟鴞嗜鼠、蜘蛛甘帶、注帶帶句、蛇也、

自起處聖人、掀翻來、前面無數呼列者、括以一物字而

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没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騖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鴟鴞嗜鼠、即且甘帶句、等臭腐而忻慕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窃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聞孔顔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顔子之樂、

三問點出樂處、陳套一變、見其新、不覺其腐、作文不可無此活手段、

末更反詰鼓舞、引而不發、程子使學者求孔顔樂處之意、說得恁樣奇俊、使人躍躍欲答、

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則飯飲曲肱、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顔子之樂也、特不改其樂而已、即六物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之樂、果嘗然而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指何所、指吾党盍其繹之、

右全部一百六十有八篇、卷首紀瞿二氏所說、是也、其數倍通行本、然於左氏尚三分之一而已、其故、今不可考云、

阪谷素識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六　終

大尾

書評註東萊博議後讀

少時始作文讀呂氏博議而喜之學其語氣及篇成而徐閱之絕無精采以謂博議之文竟不可學也亡友松岡欲納亦好博議每課生徒史論先自作一篇以爲程式頗用枝辭贅諭以佐其筆端積歲月而得篇寖多題曰學古賸議酷肖博議文體予讀而喜之亦猶曩讀博議時乃知博議之文未必不可學而

曩也予之學之。未得其方矣。蓋博議之文繁縟。然其理皆自其學出。而予無祖謙之學。徒事敷衍。以取盈卷軸。宜乎予文之絶無精采也。夫學不博則理不贍。理不贍則言不文。如祖謙則學博而理贍。無怪於博議之文雖繁縟。而精言奥旨往往動人讀者不復覺其冗也。史曰。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其文所從来可知也。而如我欲訥。亦於書無所不窺。尤邃於史學。常考古今理亂得失之迹。縱横捭闔。有古策士之風。意之所至。筆亦隨之。宜乎其文之酷肖博議也。有祖謙之學。而後博議可作。有欲訥之學。而後臆議可作。苟無其學。而徒學其文。則吾恐學者之蹈予轍矣。坊刻博議甚乏善本。阪谷子絢得清人瞿氏校本。加評注。施訓點。以嘉惠後學。刻成見示。乃錄卷末。以質之於子絢。想數

年前予絢爲欲訥序謄議而行之於世。夫必不河漢予言也。

明治十二季十一月

土佐　細川潤撰

鼎山原田機一書

詩注東莱博議既梓東
注時既井序山以詒文嗚于
山陽其授詩背誦東莱博
謙爲先余聞必試讀博議條
理井然瀹度分明於是乎佐
文炎先背誦壹過然後下筆
又加和有所得者庶後有門

問作文之方、必舉此以答之、
頃友人阪井朗廬詩注博議、
以便初學、蓋先獲我心者、肰
博議之為文專為初學示易
人之濩而已、苟訑究出文之
深奧、非自唐宋以下諸子則不可、余
又聞此弔山

少壯家貧、躬服薪舂之勞、嘗
白吾誦離騷式遍、米乃白矣、
肰則弔山之文、亦得之周秦
可知也、其授徒以博議者、特
為人門軌途耳、頗朗廬之意、
亦不外于此、初學能由此而
進、則其庶幾乎

明治己卯臘月
二松學舍三島毅撰
春洞西川元讓書

明治十二年五月六日版權免許

評註并訓點者　岡山縣士族　阪谷素　東京小石川區春日町四十九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坂上半七　同日本橋區呉服町十二番地

同　吉川半七　同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